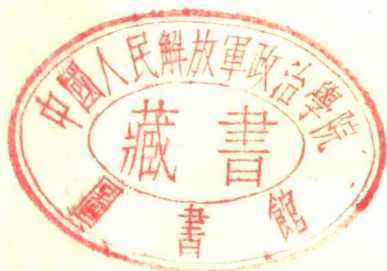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1962年8月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 三 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印

1962年8月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定 价： 0.70元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的刊印，旨在廣泛積累歷史資料，特別是與本省有關的史料，並促進史料徵集和撰寫工作的開展。選刊的稿件，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或親身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撰寫者是從不同角度來敘述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內容可能不夠完備和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印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資料，主要是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社會風尚等史料，均所歡迎。來稿只要有史料價值，不拘體裁；除有關全國性的稿件選送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備選外，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刊登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杭州胡庆余堂企业史·····	胡庆余堂制药厂等 (1)
浙江 C. C. 的派系紛爭·····	杜 伟·于 龙 (28)
蔣經国的青年军在嘉兴及其起义失敗經過·····	李馥承 (44)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嘉兴的“应变” 与阴谋活动·····	李馥承 (65)
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迁逃定海后的見聞·····	毛翼虎 (73)
北伐前后追随蔣介石的片段回忆·····	馬文車遺稿 (77)
蔣介石与奉化溪口武岭学校 ·····	张明鏞 梅自强 毛翼虎 (86)
蔣介石迷信风水, 追求龙穴坟地写实·····	刘劲持 (101)
蔣介石在甬逃亡情况点滴·····	显 宗 (103)
蔣介石爪牙在奉化征收田亩附加捐的风波 ·····	孙表卿 (104)
刘珍年部队洗劫泰順紀实·····	苏超然 (106)
賀揚灵在浙西·····	曾子唯 (107)
回忆“天目王”賀揚灵的种种罪行·····	方秉性 (111)
美国間諜盜窃浙江公路图的实証·····	董介如 (127)
美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的甬江女中·····	馬孟宗 (130)
英帝国主义“英雄”梅籐更在杭州 ·····	崔志干 翁楚望 (134)
記辛亥年上柏王世昭义民军大血案·····	何思誠 (154)
余姚盐民斗争亲历記·····	屠居秀 (173)

杭州胡庆余堂企业史

胡庆余堂制药厂

中国民主建国会杭州市委员会

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胡雪岩的起家

胡雪岩，名光墉，原籍安徽省績溪（注一），杭州胡庆余堂的创办人。生于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家贫，幼年无力读书，就来杭州一个钱庄里做学徒。为人精明干练，善于酬应，为经理所器重，逐渐升至跑街。

一八六〇年左右，胡已因“騙得他人貲財，自开钱店，并与官場中人往来”（注二）。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太平军第二次攻杭州时，胡光墉于初八日在宁波用白壳船运米二万石，由黄道关进江，十五日泊三廊庙，并西洋人同至，守候数日，以江路被阻，粒米不能入，后卒为太平军所有（注三）。此时胡光墉已是一个杭州大紳士了。太平军攻克杭州，巡撫王有龄自杀，左宗棠接替为浙江巡撫，重用胡光墉，其后浙省之钱粮军餉出入，悉胡主之。

不久以后，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日益发展，其支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于中外，至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資金已达二千万以上，田地万亩。（注四）

胡雪岩所以能在十多年内，积累如許土地資金，成为一个亦

官亦商亦地主的大豪富，除因清軍將領以掠奪所得財物存放胡處，由胡設肆經營獲利外，主要原因，是由于和左宗棠狼狽為奸，互通情報，相互利用，為清皇朝效勞，在鎮壓太平軍及其後陝、甘、新疆回民反清的戰爭中發了戰爭財的緣故。茲分記其事如后：

第一、息借外債、籌措軍餉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左宗棠在《請賞道員胡光墉母匾額》奏摺中提到軍餉問題時說：“臣軍西征度隴，所歷多荒瘠寒苦之區，又值頻年兵燹，人物凋殘殆盡，本省轄境，無可設措；各省、關欠解協餉，陳陳相因，不以時至……每年歲事將闌，輒束手懸盼，忱惶靡已，胡光墉接臣預籌出息借濟絀絀，無不殫誠竭慮，踴勉求之……均如期解到，幸慰軍心。……”（注五）

當時洋商不相信左宗棠，左的借款，一定要胡雪岩私人担保。《慎節齋文存》中說：“陝甘逆回起，肆擾關內外，朝命左公督師往剿，左公欲貸洋款，洋人不可。計無所出，商之胡，胡曰：‘公第與借，某作保，合當允行’；果借得五百萬金。洋人不听大帥言，而信胡一諾，左公愈信愛胡，倚之如左右手。”

（注六）

胡雪岩幫左宗棠借外債作軍費，从中也攫取了巨額利益。自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七月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四月之間，胡、左曾借款六次，合計規元一七七〇萬兩（其中第五次借款三五〇萬兩中有半數由華商組成的乾泰公司承借，其餘一五九萬兩均由英商借貸）。以前五次所借外債一一九五萬兩來說，利息是常年一分零五毫以至月息一分三厘，到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止，左宗棠“西征”經費報銷案中，已付出借款利息四二八萬兩，而且第四次借款還有三年息金未付，第五次借款還有四年

息金未付，可以推算，利息支出数字超过了借款金額的百分之五十。（注七）

曾國藩的儿子曾紀澤对此曾有揭露。他在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的《使英日記》中說：“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英人）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報一分五厘，奸商謀利病民蠹國，虽籍沒其資財，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復委任之，良可慨也。”

在六次外債一五九五万兩中，利息支出約八百万兩，胡、左从中获得利益，以三分之一估計，（利息一分五厘，除債主得八厘，銀行佣金二厘外，中飽五厘）在二六〇万兩以上。

第二、向外国购买軍火

左宗棠在浙閩反扑太平軍時，就要胡雪岩向外商購買軍火；及去陝甘鎮壓少數民族，復委胡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照料福建船政局。為左軍購買新式武器，是胡的重要任務之一。胡每知外國各器械到滬，立即告左，并廣為收購。其中在戰爭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有普洛斯后膛螺絲開花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槍等軍火（注八）。在購買軍火的種類、數量等具體事項，左、胡兩人常直接以函電商定。

第三、購買機器和雇用外國技術人員

左宗棠在胡雪岩的推動和協助下，辦了不少企業。左在閩浙總督任內辦了福建船政局，胡為建議人之一，并由胡經手向法國購買了機器。左在上海辦了軍裝局，在蘭州辦了甘肅織呢總局，在肅州文殊山開采金礦，在平涼開發涇河，這些企業的機器都是胡向德商泰來洋行洽購的，外國技術人員也是由胡邀請來的。

胡還幫助左買機器辦兵工廠，制造槍炮。（注九）

清季官僚买办在經手购买外人军火及机器时，所得回佣，一般是十分优厚的，左、胡当然也不例外。

第四、对外贸易与鴉片买卖

胡雪岩在对外贸易方面很活跃，“營絲茶业……丰財捷足，操纵江浙商业……”（注十）。《光緒实录》第一七四卷中也說：“光緒所營以絲业为巨擘，专营出口，几垄断国际市场。……”实际上，胡的經營，与左是有联系的，除絲茶外，还做鴉片进口的勾当。故左曾有信給胡說：“近与俄人談及伊国意在銷售湖茶及川絲、大黃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烟土入口，茶叶出口底帳，希查明寄知为要。”（注十一）

第五、壟断金融

前已說到胡初以錢庄为工具，吸收了湘军在战争中掠夺所得及清朝官僚的赃款作为存款，加以运用获利；后則京内外諸鉅公囊中物，无不欲以阜康为外庫，寄存无算（注十二）。胡又于其間操纵买卖，使銀价旦夕轻重，壟断金融，敗坏錢法。因恃左宗棠之庇护，不惧權法網。（注十三）

以上五事，說明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十分密切，其活动包括了军事、政治、經濟、金融各个方面，从而取得了大量財富。胡雪岩就是这样成了大豪富、大官僚和大地主的。

在其全盛时期，胡雪岩创办了胡庆余堂国药号。

胡庆余堂的创办經過与經營特色

杭州胡庆余堂雪記国药号在清朝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等設，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先設胶厂于杭州涌金門，四年春（一八七八）大井巷店屋落成，正式营业。一九一四年在上海開設分

号。它是我国規模較大、創設較早的以全面配制中药成药治疗人体各病的国药号，和北京的同仁堂并称为全国最著名的南北两家国药号。

在咸丰、同治、光緒年間，清军先后鎮压太平军及陝甘新疆少数民族之役，由于屠杀人民，伤亡載道，疫癘盛行，胡雪岩邀請医师鉴定处方，配制“辟瘟丹”、“諸葛行军散”、“紅灵丹”等药品，寄交曾國藩、左宗棠军军营及災区陝甘豫晋各省藩署。

此后，經常有人登門及寄书向胡索药，日不暇給，如是者数年，引起了胡開設药号的兴趣。一次，其妾患病，胡叫人到望仙桥杭州叶种德堂配药，带回后，发现其中一、二味药质量較差，就要帐房拿去調換，正值該店营业忙时，店伙拒絕調換，回說：

“我店只有此种貨，如要再好一点的药品，除非你家胡太先生自己去开一药鋪”。胡雪岩因而斗气，决心創立药号。这一傳說相当普遍。

胡庆余堂所以名聞全国和影响深远，是由于在創辦时进行了較周密的筹备工作，具有其經營特色所致。

一八七四年，胡雪岩在杭州直吉祥巷九間头（今平阳里）設立胡庆余堂雪記药号筹备处，他邀集了許多名医和国药业商人共同研究經營方針。

当时国药业有药号、药行和門市之分。药号范围大，其业务主要是直接向产地办貨，然后批售給药行。門市因資力有限，只能向药行批购药材在門市另星銷售。在胡雪岩征求意见时，許多人都以一般药号的經營經驗提出意見，认为这样賺錢穩妥可靠。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經理余修初独主张創辦大規模的企业，自制丸散膏丹到門市全面經營。他认为这样做法开始几年可能亏本或少賺錢，以后就会賺大錢。胡雪岩同意了這個意見，就聘請余修初負責筹备。

經營方針確定后，胡雪岩請了省內外著名醫師收集古方，進行研究，選出配製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四百餘個，試製成藥。專門設置了制丹丸大料部、制丹丸細料部、切藥片子部、煉藥部、膠廠，以製造成藥。以膠廠為例，他在杭州涌金門外（今南山路）購地十餘畝造屋建廠，下設晒馬皮工場、剝馬皮工場、丸散工場、養鹿園等。在這裡設膠廠，可以利用西湖淡水熬膠製藥，設計是很周密的。

經過研究和試制以後，胡慶余堂正式生產和發售的成藥有十四大類，包括：補益心腎、脾胃泄瀉、飲食氣滯、痰火咳嗽、諸風傷寒、諸火暑濕、婦科、兒科、眼科、外科、杜煎諸膠、秘制諸膏、各種花露、各種香油藥酒等。其中多數是治療性成藥，如辟瘟丹，專治霍亂、吐瀉、痧疫諸症；益歡散專治腫脹；玉液金丹為婦女調經良藥；虎骨木瓜酒治風痛。此外，如鎮坎散、痧氣奪命丹、諸葛行軍散、神效如意保和丸、熱體延壽膏、寒體延壽膏等，因其選料精良，配製認真，藥效確較優良。

由於職工的努力研究，精心配製各種成藥，使得胡慶余堂在繼承中醫中藥的寶貴遺產方面，特別是將經過長期實踐對於醫治人體各病有效的數百個驗方配製成藥，使病家便於選購、攜帶和服用，這對推進祖國醫藥事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這是胡慶余堂經營方面的第一個特色。

當時的習慣，國藥業都以放帳為主，一般放帳期間為六個月。因輾轉批發，層層索取利潤，故門市銷售價格與產地相差很遠，且存藥量較少，往往不能及時供應。胡慶余堂資力雄厚，在籌建期間，派人分赴各省及關外採辦藥材，如去河北新集、山東濮縣等處採辦馬皮；去淮河流域採辦懷山藥、生地、牛膝、金銀花；去陝甘等省採辦當歸、黨參、黃芪；去川貴等省採辦麝香、貝母、川連；去漢陽採辦龜版；去關外採辦人參、虎骨、鹿茸；

以及向进口行家直接訂購豆蔻、西黃、犀角、木香等进口药材。胡雪岩还购地四亩造屋，建立东西南三个药材仓库，在组织机构方面設立了原药貯藏仓库和原細药貯藏仓库，大量貯藏药材。

由于直接向产地选购药材，大量存貯，并自設鹿园养鹿以配制全鹿丸等药品，自己生产药材，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保证了供应，这是經營方面的第二个特色。

胡庆余堂的第三个經營特色，是比同业更多地能够迎合农村顧客心理以及从事宣传，以“济世”“善举”为名取得顧客信任。胡雪岩并亲自动手进行了多方面宣传与广告。

他将店屋建在杭州城隍山下，是有深意的，因为当时东南各地农村居民来杭进香，大井巷是必經之路，所以，胡庆余堂每年營業的旺期是在春天香汛，顧客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香客。他在大井巷购地八亩，建立了高大宏伟的營業場所，走进青石庫門，一眼望去，富丽堂皇，深不見底。在大厅里，胡雪岩写了“戒欺”二字的匾額，說的是“凡百貿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則造福冥冥，謂諸君之善为余謀也可，謂諸君之善自为謀也可。”說得确是道貌岸然。加上金碧輝煌的宮殿式建筑，在当时确实能引动顧客们近悅远来。

实际上，胡庆余堂經營的原药飲片（門市配方），仅占全部經營額的百分之十，在这方面，确是挑选了质量好的药材，“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同时，在初一、月半按市价再打折扣发售，以宣传“善举”。这方面取利是較低的，有时甚至可以說并無利潤。而占全部營業額百分之九十的丸散膏丹和胶露油酒，因为胡庆余堂进价比别的店要低，而且采取了統貨药材配制发售，仍获厚利。

胡庆余堂在筹設期間，还以施送药品为名，大做广告：在各

地水陆碼頭贈送藥品和宣傳藥效；在《申報》等報刊上連續登刊廣告；並印刷了大批《浙杭胡慶余堂雪記丸散全集》分送各界。

據說開張之初，胡雪岩還親自招待顧客。某次某香客對藥品微露不滿，胡即表示歉意，收回原藥，並說：“准定在一兩天內趕制好藥調換。”這事以後就被用為胡慶余堂藥物頂真的廣告。

由於以上的經營特色，信譽蒸蒸日上，直到後來，胡慶余堂由外姓接辦，業主在招牌紙上除去了“雪記”兩字，顧客就不相信這是真藥，使得業主不得不照舊使用“雪記”字號。而胡雪岩的子孫，仍占有“招牌股”，每年借以取得利潤，直到公私合營時止。

胡慶余堂一易其主

在帝國主義洋商壓迫及封建官僚投井下石的情況下，胡雪岩終於破產，胡慶余堂也一易其主。

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十一月間，胡雪岩在北京、上海、杭州、寧波、福州、鎮江、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各字號全部倒閉，宣告破產。胡本人遣散姬妾仆從，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都郁死去。死後，“……杭州知府督同仁和、錢塘兩縣親詣（胡家）查封，見……所住之屋，租自朱姓，逐細查點，僅有桌椅箱櫥各項木器，並無銀錢細軟貴重之物，訊據該家屬胡乃鈞等供稱，所有家產，前已變抵公私各款，現今人亡財盡，無產可封。”（據《浙江巡撫院劉行奏摺》。）

怎麼會使“活財神”胡雪岩破產的呢？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與帝國主義分子競爭，遭到失敗。

胡雪岩在親筆遺囑中指出破產是由於：“做絲生意虧本，累及公款，又累私款”。據《杭州府志》記載，胡光墉子“光緒九年以業絲為西商所持，大折閱，所營商業皆敗。”

那末，胡雪岩怎么样会为西商所持的呢？

据《胡萼卿先生訃文》中提到外商联合对付胡雪岩的情况说：“先曾祖……以生絲推銷国外，……为西人所忌，阴谋破坏，联合各国絲商拒购华絲，致先曾祖所儲之絲数百万担，日久霉烂，損失綦重。經濟頓告阻滯，累及所創之阜康銀号亦形擱浅，竟以閉歇。一生事业，尽付东流。”

欧阳显亦記述其事云：“某年新絲将出，遣人遍天下收买，无一漏脫者，約本銀二千万两，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向胡說，愿加利一千方买转此絲，胡謂非一千二百万不可，夷人不肯。……至次年新絲出，胡邀人集資同买，謂再收尽，則夷人必降服，必获厚利。……然无一人应者，于是新絲尽为夷买，不复問旧絲矣。胡急甚，反托人向夷人說：愿依初議卖。夷人笑而不应。再言仅求归本銀，仍笑而不应。复婉转言之，夷人曰，必欲卖，非損本銀八百万不可。胡知其答价无改，移，念絲存至二三年便变坏无用，不得已卖之。初欲居奇，不料操之太过，折利銀一千万，折本銀八百万。折一年息金不算，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归，家資去其大半。”（注十四）因为，在同（治）光（緒）时代，交通不及現在便利，使人不通譯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权利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財貨山积，一有朽腐，尽喪其貲，于是不得不賤售拍賣。

这些都說明胡雪岩当时企图壟断絲业貿易，追求暴利，以致自食其果；同时也說明当时中国資本家做生意，內受不到封建王朝的支持，外則受帝国主义的大力压迫，即使象胡雪岩那样的和封建統治有密切关系的“紅頂商人”，在危急时，清廷既沒有給他以扶助，也不敢对洋人稍加抑制；明知蚕絲运去外国，可得高价，由于中国的海关及海上运输权利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因而只能忍受压价卖给洋商。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結果。

胡雪岩經營生絲失敗亏耗总数，不过一千万两左右。而胡的商业資金，一說二千万有奇，一說三千万；照理不至于宣告破产，但由于清朝官府乘胡之危，群起掠夺敲榨。胡遂无法支持，故封建統治的压迫，是胡的另一个致命伤。

当时上海关有一笔由胡担保向外商的借款到期，听说胡雪岩經營生絲失利，經濟困难，上海关道竟拒不付本息，外商就向胡索債。胡周转不灵的风声四播，大家都来挤提存款，李慈銘謂“当时……都(北京)中富者，自王公以下……竟往取所寄者(存款)，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潰……”(注十五)可見当时京沪各地大官僚，都是竞提存款的人，在此情况下，原来可以应付得去的局面也沒有办法支撑了。由是，不几天只好将銀号倒閉。据《申报》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九日消息，上海关道一見阜康閉歇，立即派謝澍卿刺史去封閉胡雪岩開設在浙江的四个当典。

可見清朝官僚们对胡的破产是起了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作用的。

在阜康銀号倒閉前，“胡雪岩即赴金陵見左公，备陈顛末，且曰：即今早計，除完公項外，私債尚可按折攤还，再迟則公私兩負矣。左公許之。即日电发各省号同时关闭。”(注十六)当时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管轄苏沪全部政治經濟和军事大权，只要他肯帮助，可以劝阻这些地区的官吏对胡的打击，或可使阜康暂时不倒，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左宗棠沒有帮助胡維持阜康，祇是在胡还能負担公項及部分私債(自然包括左的损失在內)的情况下同意胡破产并帮助他的清理工作。胡为了对付上海关道这些人的打击，只得担负左所受损失来换取自己破产后左对清理工作的支持。这就是“除完公項外，私債尚可按折攤还”的含义之一。也就是說归还清政府的存款、左的全部存款及投資所受的损失，其余的款項打折扣归还。

但是，阜康的巨額存戶，多数为官吏，其中有光緒的叔父恭邸，和历任督撫时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文煜。胡沒有料到阜康倒閉所引起的使他更入困境的許多不利因素。

因为破产就要使存款人受到損失，官吏们都不同意，这就使胡雪岩招致了更多的敌手。当时文煜存款三十五万，疏請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各地官僚有存款的也均紛紛請追。接着，查抄之諭下来了：“現在阜康商号閉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該商号江西侯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飭提該員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項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緩不交，即行从重治罪。”（注十七）

经过两年清理，戶部尚书閻敬銘于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十一月十二日奏請：“……一面速将已革道員胡光墉交刑部严追定拟治罪，一面将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繳。……”当时奉旨“依議”。就是說要胡雪岩坐监牢了。但胡雪岩已于这年十一月初一日病故了。

总之，胡雪岩的暴发和惨敗，都是在那种罪恶的社会制度下所产生的罪恶結果。其暴发不足为奇，惨敗更不足惜，这只是反映了清朝政府的腐朽透頂，对外卖国对内压迫与残酷剝削，以及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現实。胡雪岩不过是由大魚吃小魚而起家，到最后，被比他更大的魚吃掉而消灭了吧。

胡庆余堂就在这种情况下换了主人。

文家接管胡庆余堂

阜康倒閉后，发现文煜的存款很大，当时文为給事中邓承修所劾，光緒下諭查究結果，文煜被罰捐十万两，即由胡雪岩付出；其余的存款，文煜要追索，結果以胡庆余堂之半予之。

文煜以五十余万两的存款，却从胡雪岩手里取得了价值数百

万的胡庆余堂全部所有及胡在杭州元宝街的整座花园住宅。这所住宅占地十余亩，其中仅假山布置，就雇用工匠百数十人，费时几个月，耗资八万余两才告完成，整个花园住宅至少值数十万两。

文煜因自己不便出面，采取了表面上与别人合夥经营的形式，即将胡庆余堂全部厂店房地产生财，由树德堂和記文煜和丰义堂恆記陈淦生出面合資，作价二十万两受盘。胡庆余堂药舖由陈淦生用恆記股名以十四万两出面頂受（实际还有树德堂和記、世真堂原記及宝善堂順記参加股份）。上述两方面的受盘，文煜占了一百八十股的絕大部分。在左宗棠批准后，于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正式訂立买卖契約。在契約上載明卖价共只十八万两，計分为胡庆余堂药舖杜絕卖契；大井巷、小井巷和涌金門的厂店房屋基地生财卖契；及貼絕契、截貼契四种。

文家接办后，除了提取現金及利潤外，經營方針等均照旧不动，业务仍蒸蒸日上。当时，有些另星債主，常去胡庆余堂索債，文家通过杭州知府在胡庆余堂門前張貼告示禁止。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申報載：“……胡庆余堂依然无恙，且有撫院告条云：倘有阜康各案，一概不得向該堂理論。故生意仍見熱鬧。”

过了十五年，到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文、胡两家訂了一张契約。全文如下：

“立合同竊据胡庆余堂药号，今竊得本堂于光緒二年開設杭省大井巷地方，原系胡雪岩先生建造房屋，創立胡庆余堂雪記药业，生意兴旺，四远馳名，誠为上等不朽之基。嗣因文氏与胡氏有存款交涉，而胡氏于光緒九年間业絀大亏，一时周轉不及，凭中即将胡庆余堂雪記药业通同房屋生财全数替与文府和記为业，以清款项。当文氏接頂时，仍以胡庆余堂雪記开张，胡雪記三字通在牌字之上，声名久著，虽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有关生意出入。經当时公同酌議，于庆余堂和股一百八十股之內提出入股分潤胡氏昔年創業之勞。以故文氏接开至今，日增月盛。